

哲学原论

思想之旅
书系

聂锦芳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哲学原论

聂锦芳 著

七
视
出
版
社

· 思想之旅书系 ·

哲学 原论

——经典哲学观的现代阐释

聂锦芳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原论：经典哲学观的现代阐释/聂锦芳著．—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6

(思想之旅书系)

ISBN 7-5043-3152-X

I. 哲… II. 聂… III. 哲学理论 IV. 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0402 号

哲学原论——经典哲学观的现代阐释

作 者：	聂锦芳
责任编辑：	王 平
装帧设计：	钟 嵘
责任校对：	谭 霞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先锋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68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50 册
书 号：	ISBN 7-5043-3152-X/B·79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引 言 找寻舟筏

- 一 引渡当代哲学的舟筏在哪里? / 1
- 二 哲学学体系建构的学理论证 / 8
-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现状
之反思 / 13
- 四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的当代
视角 / 21

第 1 章 探索与嬗变

- 一 理性主义哲学观 / 28
- 二 人本主义哲学观 / 36
- 三 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 / 45

第 2 章 哲学的元性质

- 一 哲学的对象和哲学的基本

问题 / 55

二 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 / 62

三 哲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 / 70

第3章 哲学方法论

一 哲学方法存在之辩护与方法论的
层次划分 / 76

二 哲学方法论与世界观的
一致性 / 81

三 哲学方法类型的演变与超越 / 86

第4章 哲学史的意义

一 哲学史意识 / 97

二 哲学史的功能 / 105

三 哲学史的历程梳理与个案
分析 / 111

第5章 哲人之思

一 背景知识结构 / 117

二 哲人风范与品格 / 122

三 作为社会成员的哲学家个人 / 131

四 哲学学派 / 136

第6章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哲学

- 一 实践：解开哲学之谜的钥匙 / 142
- 二 “一个时代理论上的自我理解” / 149
- 三 哲学与其它社会意识形态关系之
甄别 / 155
- 四 哲学的应用 / 164

第7章 分化与再生

- 一 从普列汉诺夫到列宁 / 170
- 二 前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观评说 / 181
-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辨
析 / 188
- 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中国化 / 194

第8章 “分析”哲学

- 一 “拒斥形而上学” / 202
- 二 哲学在于分析 / 207
- 三 哲学的科学化倾向 / 213

第9章 哲学“人化”

- 一 哲学：“存在”的澄明 / 224
- 二 理性为直觉让出地盘 / 233

第 10 章 “对话”的哲学

- 一 掘除基础 / 246
- 二 砸碎镜子 / 250
- 三 消溶本质 / 254
- 四 重蹈悖谬 / 259

结束语 “回归”与重构

- 一 恩格斯的意义 / 266
- 二 文本的价值 / 268
- 三 “回到马克思”的实质 / 271
- 四 “综合创新论”新解 / 272

后 记

引言

找寻舟筏

一 引渡当代哲学的舟筏在哪里？

世纪将尽，人们正对 20 世纪作全方位的反思。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斑斓驳杂的一章，辉煌黯淡俱存一体，功过是非促人深省。时至今日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陷入一种并不轻松、甚至毋宁说更加困惑的境地。科学技术发展了，民主观念增强了，但人们提高了的期望值与实际情形之间的差距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生四大悖论：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他人之间、生命个体内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更加紧迫。国家的冲突、制度的冲突，核心是人的自我分裂与价值观变革的困顿，是思想观念上的混乱。“人们不得不再度发出形而上的追问：人究竟是什么？人的真正不

可削弱和必不可少的品质何在？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究竟怎样？界定一个好社会的标准是什么？肩负这些千古之谜人类正步履蹒跚地走在两个世纪的交界线上。”^①

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哲学的景况也未见得佳妙，迄今为止，对哲学这一学科本身的认识出现了各不相同的解释和莫衷一是的争论，这其中既有有凭有据的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也存在别有用心心的歪曲和某些庸俗化、简单化的理解。崇尚多元却陷入了茫无头绪的境地，百家争鸣但否定了大体均可认同的学科特质与学术规范的存在。曾被誉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同时代一起陷入疲惫。

面对上述情况，哲学家们都在纷纷寻找出路，探索新的门径。现在关于哲学的前途问题已提出了诸多设想与方案，概括地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哲学消解论”，比如法国解构主义的代表德里达就认为，作为一切学科基础的哲学必死无疑；另一著名哲学家拉康也声称要与一切被称为哲学的东西断绝关系。他们反对一切传统哲学，既反对20世纪以前的哲学，也反对20世纪哲学，自称“非哲学”。无独有偶，在前苏联刚解体的一段时期内，哲学的历史方位也受到猛烈冲击，其存在的合法性与价值受到普遍怀疑，认为“环顾四周”是一片哲学的废墟：“存在主义和哲学解释学的终结、实证主义的贫困和马克思主义的

① 聂锦芳：《敲响世纪之交的暮鼓晨钟》，《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62页。

悲惨失败。”^① 鉴于此，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报纸上竟多次发表了权威性的人文科学院士有关解散哲学研究机构的呼吁^②。在我国，也有过类似的论调。

另一类是“哲学改革论”，正如美国哲学家罗蒂所说：“哲学的终结不是消灭而是要做一番改变。”^③ 但在改变的方案上却颇有争议：1. 有的想把哲学转变为语言哲学，以适应信息时代与社会的需要；2. 有的设想把哲学变为宗教，认为世纪之末充满悲哀，人类力量已耗尽，自杀普遍、吸毒成风，这些都呼唤人类走向新宗教以求得再生。瑞士的汉斯空就指出：“信仰上帝与否是后现代哲学面临的基本选择。”^④ 3. 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中则提倡“深入的思”，即追问“此在”即个体的意义与价值，以拯救哲学；4. 更多的论者主张把哲学变为社会发展理论。伽达默尔指出：“哲学要转向后现代的问题是要关心社会文化问题，要把理论反思运用于实践中，研究社会人生、社会管理学，开发人的智力问题，通过自我反思，我希望人类恢复到‘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思维方式。”^⑤ 发展哲学、现代化理论也是我国哲学界目前的热

① В·В·Налимов: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93, 9, 98С.

② В·Г·Торосян: 《Ценность Философи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93, 9, 94С.

③ 理查德·罗蒂: 《后哲学文化》,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145 页。

④ 转引自《Философия 20 столетия в её главных течениях》“Идея” 314С.

⑤ 转引自刘放桐主编: 《现代西方哲学》, 人民出版社第 426 页。

点，学者们试图从中为哲学找到新的出路；5. 还有的主张扩大哲学研究视野，把哲学变为文化哲学，国内国外都不乏这种言论。

上述论点尽管主张各异，但出发点相同，这就是对传统哲学均提出责难，只不过就态度而言有极端与温和之别。鉴于西方哲学从古希腊起就致力于探究宇宙万物的根源、追求能解释一切事物的最终原理，即发现现象背后的绝对实在，寻求超越“意见”的真实知识，走的是一条“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道路，“消解论”认为这种哲学的症结恰恰在于无视甚至蔑视现实世界的存在及其对它的认识，而奢求缥缈虚无的本体界，其结果必然把哲学引入误区；由此推断，如果说传统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绝对性、必然性、普遍性、抽象性、本质性和确定性，那么现在就必然以相对性、或然性、特殊性、具体性、现象性、概率性或模糊性取而代之。而前苏联和我国持“消解论”的学者则更多地是基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出现过的蹈空说教、抽象议论而怀疑其价值与功能。上述两类“消解论”某种程度上看中了传统哲学的弊端，其分析也不乏合理之处，然而它们却不能公正地对待传统，把一种特定背景与时间内的哲学误为哲学本身，而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主张无统一标准、无主宰核心、无理论体系的“三无主义”，实质上说这不过是以一种片面性取代另一种片面性，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极端，因而必然是以一种错误代替另一种错误。两极相通，共同的症结在于不

能坚持辩证地看问题，不能在对立统一中把握事物与现象的实质，从而也就不能客观地确证哲学在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中应占的地位，并解决其内部相关问题。朗朗乾坤，茫茫宇宙，物质精神之间，每一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与应有的功能，取消哲学，必然使本应归属哲学研究的领域出现“空场”；而以实用而短视的效用来衡量学术也必然使学术出现萎顿。世界是繁纷复杂、变化多样的，但应是“一”中之“多”、是变与不变的统一，表面的现象背后有深层的本质与可循的规律；哲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有形式，以具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成果为前提，确立人在世界中的地位，追问形而上的体验与人生的答案，抽象世界的普遍规律与为人准则，在文化结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诚然就它与其它学科的关系而言，不再是“科学之科学”，但提供方法论指南与带有普遍性的启示应是它独有的功能与价值；哲学体系是哲学成熟的标志，是哲学家一系列观点的系统化与整体化，哲学史上矗立的是一个哲学体系的界碑而不是零星的思想火花。“哲学消解论”者的初衷也是为哲学寻找出路，结果却终结了哲学，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悖论泥淖之中。

“哲学改革论”对传统哲学的态度相对说来要温和一些，然而提出的几种方案却也不无舛误之处。1. 无论是日常语言学派还是人工语言学派都是抬高语言学而贬低哲学，甚至企图用语言学替代哲学或者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其实质是混淆了作为一般理论

概括的哲学与作为具体部门科学的语言学的关系，必然把哲学变为书斋学者的抽象推导，而背离普通群众的生存境地与愿望；2. 哲学与宗教均以抽象的形式再现世界，然而哲学依托的是科学的理性精神与人文情调，而宗教把希望寄托在超越尘世的“天国”身上，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诚然存在一门以哲学眼光透视宗教现象与实质的“宗教哲学”学科，但它却不能替代哲学本身。而某些论者鉴于现代社会存在的灾难、痛苦以及人的异化现象而呼唤新宗教，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安慰，既不可能找到哲学摆脱困境的出路，也不会提供拯救时世的良方；3. 在生命个体的情感状态及现实处境被哲学遗忘多年之后，海德格尔的“此在”“基本本体论”无疑有某种程度的纠偏之效；然而哲学家不能总是沉缅于对个人生活体验的慨叹或经验层次的技艺的抽象，关注人类整体的命运、人类的自我拯救，使其从困惑走向自信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4. 然而，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注又不意味着必须把哲学变为社会发展理论。使我感到困惑的是，尽管这几年有关此类论题的著述汗牛充栋，但系统的发展理论却未建构起来，甚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也达不成共识，从学科归属上说，这些内容本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将其与哲学混为一谈，或者认为哲学以后应趋向这一部分，那哲学的独立地位何在？5. 同样的理由，我也认为不能把哲学演变为文化哲学；从学科层次上说，我认为存在三个级别：即哲学——文化哲学——文化学。三者之

间有关联，但不能替代；探讨哲学的出路、寻求哲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借鉴文化学、文化哲学的有益成分，但仍应把大的功夫下在哲学本身上，不能丧失哲学的独特性与惟一性。这样看来，“哲学改革论”是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意见或启示，但仍然没有找到引渡当代哲学的得力舟筏，而企图以一种哲学之外的具体科学或与哲学搭界的交叉科学去取代本有特定研究对象与价值归旨的哲学，其实质必然是断送哲学，与“消解论”殊途同归。

鉴于上述情况，我认为目前要解决哲学的出路问题首要的是要统一哲学观念，建构一个包容涵摄、辩证综合的新的元哲学理论，即哲学学体系^①。对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哲学进行反思，对各种复杂的哲学现象给以诠释、对古今哲学大家消解以及对形形色色的哲学观念进行系统化概括；以哲学体系与哲学活动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哲学学科的特点、哲学体系的形成与解体、哲学工作者队伍的构成与活动以及哲学的社会功能与作用等等，尽可能在对哲学本身的论说中达成初步的共识。当然有人认为在当代要求一种统一的价值观（包括哲学观）已是十分过时的梦幻，这其实是为相对主义张目，也是为自己综合创新能力的萎缩辩解。观念的纷杂多样，不意味着没有共同的本质与统一的线索在联结；而人作为类存在确实也有其

^① 聂锦芳：《哲学学——一门亟待建构的新学科》，《学习》1995年第6期，第57页。

独特的以其普遍涵摄个体特征的能力。现代人历经磨难，穿越千万年风雨征程而至今天，那一幕幕苦难与灾变是她能力与代价的表证，她不可能越来越倒退，水平与智力日趋萎下甚至毁灭于自己之手。可能有浮躁、张狂或一时颓废与无奈，但起落有则，继之而起的将是一个健全的心态、健全的人生理想，而支撑这一切的就是一种新的统一的哲学观念；建构一种能提供方法论原则和形而上沉思的哲学学体系是其中很重要的工作，哲学家们责无旁贷。

二 哲学学体系建构的学理论证

以上分析表明，世纪之交各种莫衷一是的争论与冲突根源于哲学观念的困惑与混乱，这使得哲学学体系的建构成为必要，那么从学理上看是否存在这种建构的可能呢？我提出如下论证：

1. 任何一门学科的充分发展都离不开对学科自身的深入认识。现代学术较之古代已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面貌与内涵，它大致沿着两个方向拓展与深化：一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环节越来越多，大多数情况下看不出二者的直接关联；二是学术研究本身已不只是简单的知识体系的继承与创新，而且还成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性的活动。因此在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成就的综合分析与掌握中，单凭由实践活动所积累的经验或由现有知识水准提供的解释框架往往都不能完全奏效，而要求对实践与理论连接的

整个环节与过程进行全面分析、对现有学术的渊源与结构进行追溯与透视。对一门学科而言，这实质上就是要求把自身作为认识对象来进行研究，沟通其内部与外部、历史与现实的界域，从而使学科的发展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由自在走向自为与自觉。这可以说是现代学术发展的一种潮流或趋势。

事实上，本世纪以来，在个别具体学科中这种对由事物运动规律认识而形成的知识体系进行再认识的方法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首先是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自然科学学异军突起，高举对自然科学本身进行研究的大旗，以广义的自然科学为核心，联系到科学与社会之间多方面的关系，深入探究科学的根本性质、特点、功能和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实际，研究科研管理的原则、原理和一般方法以及科技政策等，促进了科学技术的优化发展。人们亲眼目睹了对科学事业整体认识的自然科学学协调各门科学的研究和运用带来的累累硕果，受此启发，学者们积极从其他领域进行尝试，相继提出了史学学、社会科学学的概念，并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初步建构起这些学科的元理论体系。“哲学之功外在于哲学”，从背景知识看，各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为哲学提供抽象素材与方法论借鉴；因此要加深对自身学科特质的认识，哲学也必须顺应现代学术发展的趋势，在自然科学学、社会科学学之后建构起哲学学的框架结构。这是一种明智而必然的选择。